



刘路 “最年轻教授”

本周二,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对外宣布,破格聘任该校数学与统计学院刚毕业不久的本科生刘路为教授级研究员,并给他100万元重奖。在成为“中国最年轻教授”之前,这位年仅22岁的数学奇才,已经因破解世界级数学难题“西塔潘猜想”而蜚声国际,并获得众多奖励和荣誉。有媒体评论称,刘路用一年时间走完了别人可能要20年才能走完的路。

2010年8月,当时还在读大三的刘路自学反推数学时首次接触到“西塔潘猜想”,并耗时两月解开了这个困扰国际数学界二十多年的难题,他的论文随后在数理逻辑领域国际权威杂志《符号逻辑》刊登。各种荣誉纷至沓来,他先后获得第二届丘成桐数学竞赛代数与数论优秀奖、宝钢优秀学生特等奖、2011年度影响世界华人大奖“希望之星”奖,并于2012年提前毕业后破格硕博连读,师从我国著名数学家侯振挺教授。

纵观全国,正教授级别的学者几乎都在40岁以上,他们所遵循的大多是论资排辈、按部就班的递进路数,刘路却用一篇震惊世界的论文缩短了与他们之间将近20年的距离,争议在所难免。有人为中南大学“不拘一格降人才”叫好,也有人担心社会各界的“捧杀”会让刘路重蹈“伤仲永”的悲剧,还有人担心当地政府会按照“惯例”将刘路纳入仕途。还是一篇报纸评论说得好,对这位“最年轻教授”,最好是既不“捧杀”也不“捧杀”。

22岁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正当学习的年纪,对如今已小有成就的刘路也不例外。未来的路还很长,蕴藏着无限的未知,刘路如今取得的成绩只不过是让他站在了一个略高于同龄人的山峰之上,但这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最新的消息是,在收到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一流名校的留学邀请之后,刘路即将前往美国进行学术交流。暂时将鲜花和掌声忘在身后,或许正是这个年轻人目前最明智的选择。



石柏魁 故宫大盗获刑

山东青年石柏魁出现在北京市二中院审判庭时,人们很难将他与“故宫大盗”的身份匹配起来。但正是这个身高不到1.6米的普通人,去年5月8日潜入故宫博物院斋宫,采用撬锁、破墙等手段,从展柜中盗取了金嵌钻石手袋等9件展品。本周一,石柏魁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1.3万元。由于认为判刑过重,石柏魁已经上诉。

石柏魁1983年出生于山东曹县倪集乡高楼村,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宣判时石柏魁的父母并未到场,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觉得不光彩,另一方面是他们实在承担不起往返北京的路费。在因故宫盗窃案而“名扬天下”之前,这个小学都没有读完的年轻人,曾辗转于内蒙古、北京等地打工,日子过得很窘迫。据说他原以为偷故宫和偷烤涮店没什么区别,萌生贪念只为改善生活,可惜那9件辛苦偷来的展品一样也没落入他的口袋,反倒惹来了牢狱之灾。

石柏魁不是第一个潜入故宫的窃贼。从1959年到现在,看似守卫森严的故宫,至少发生过五起盗窃案。其中,三起窃案的主犯最终被判无期,另两个被判死刑。相比之下,因归案后有自首情节而被从轻处罚的石柏魁,在某种程度上讲似乎还算“幸运”。但是,众多法律专业人士认为,本案有“量刑过重”的嫌疑;一些网络调查也显示,不少网友认为石柏魁受到的处罚太重,并强调故宫应该反思管理体制的漏洞。

正在石柏魁案一审宣判之时,网上又爆出故宫丢失两百册书卷的消息,这则消息目前暂时难以辨别真伪,但石柏魁案无疑激起了人们对故宫体制弊病的关注。相比之下,台北“故宫博物院”在文物保护方面的表现,足以让我们感到脸红——该院院长周功鑫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当年从大陆运往台湾的2972箱文物,仅丢了一包盐,以及在文物拍照过程中少了一张纸。



“走饭” 抑郁女生微博自杀

最近几天,微博中很多网友在谈论一位网名叫“走饭”的女生,以及她写下的那些天马行空的诗性微博,就连音乐才子高晓松也盛赞她是一个“卡夫卡般的女诗人”。令人惋惜的是,这个南京金陵科技学院江宁校区大四女生的微博,如今已经不会再更新。南京警方通报的信息称,3月17日夜间,长期遭受抑郁症折磨的“走饭”,已经在大学宿舍自缢身亡。

“我踏上的每条路名字都叫做迷路。”“我的寂寞如同一个坏掉的马桶。”“我的手很有表演欲,她想演帕金森病人的手。”“我是不是失踪了,为什么你们都不在身边。”“躲了一辈子的雨,雨会不会很伤心。”在“走饭”生前发布的1896条微博中,随处可见类似的灵性诗句,它们零敲碎打地勾勒着一个抑郁症女生阴郁而孤独的内心世界。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正是“走饭”的芳华早逝,让她所写的每一个字都弥漫着悲剧气息。

如今打开“走饭”的微博,可以看到12万多的关注者,他们评论和转发她写的诗,他们为她的页面上献上鲜花和蜡烛,他们为她的离去扼腕叹息。但在离世之前,“走饭”的微博异常的寂静冷清,几乎没有什么人关注。她就像一个躲在角落里抽泣的小孩,默默地谈论死亡和压抑,仿佛在发出微弱的呼救信号,可惜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她的存在。她最终是铁了心要与尘世告别,即便是遗言也是通过定时程序在自杀十多个小时之后才发布。

没有谁应该对“走饭”的离去负责,但我们或许可以假设一下,如果有人能够听到她的那些暗语式的“呼救”,故事可能完全是另一番模样。统计数据表明,抑郁症目前在全世界的发病率高达11%,并将于2020年前后成为仅次于心脏病的第二大疾病。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身边可能都有像“走饭”这样的人,或者说我们自己就可能成为“走饭”这样的人。避免悲剧发生,需要我们每个人对他人多一点关怀,而不再只做一个旁观者。



申思 前国脚被起诉

本周五,上海某媒体刊登新闻称,申思、祁宏、江津和小李明等四名前球星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已经被批准逮捕。对此,申思的代理律师回应称,申思等人并非是近期才被批捕,他们几人早在年前便已被关进了沈阳的看守所,日前已被检方起诉。据悉,申思等人犯下的这起受贿案涉案金额高达800万元,如今东窗事发,与南勇等足协官员在“足球打黑风暴”中落网有关。

在申思的职业生涯中,这位原中国男足国脚曾得到诸多国内外名帅的赞扬,他非常擅长左脚定位球主罚,被不少专业人士认为代表当时中国乃至亚洲任意球最高水准。2005年退役之后,当许多同时代的球星们忙于经商时,他却低调地出资建立了一个专门培养青少年的足球俱乐部。他曾说过一句话:真正的成就不是靠现在急功近利换来的所谓联赛成绩或者别的什么指标,而是在十多年后回头看看,自己为中国足球的发展带来了多少有价值的东西。

从目前形势来看,他的名字注定将在中国足球打黑风暴中占得一席之地了。在2003年末甲A收官战上海国际对阵天津泰达的比赛开始前,申思所效力的上海国际与上海申花之间相差仅1分,只要申思他们赢了天津泰达,就能历史性地拿到冠军。然而,在南勇等足协官员的斡旋之下,申思、祁宏、江津和小李明等人故意踢假球并以1:2输给实力一般的天津泰达。天津晋级成功,足协堵住了自身机制上的漏洞,申思等人则得到了相应的好处。

曾经,申思、祁宏等人是球迷眼中的双子星,是足球场上的主力,可在多年之后,当他们重新回归公众视线之时,已经成为中国足球反赌扫黑的主角。偶像的坍塌让人不甚唏嘘,这固然是他们自身未能抵制住诱惑的结果,但酱缸式中国足坛体制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是让足球明星们沉沦的关键原因。没有制度性的反思,中国足球不可能浴火重生。



马诚诚 学生笑星收徒

前不久,南京林业大学应届毕业生马诚诚在校园里举办了一场相声专场演出,创下了南林大教五报告厅晚会有史以来观看人数最多、且无一人中途离场的纪录。这场名为《四年一梦》的演出,让原本只能容纳420人的报告厅挤进了近千名观众,还有很多人只能在门口听笑声。时至今日,据说仍有南林学生在网上发帖,懊悔当时未能去现场观看“小马哥”的表演。

在南京林业大学校园里,马诚诚绝对是偶像级的人物。这个学土木工程的90后男生,既能吟诗作赋,又能说学逗唱,他创作的段子在校园里广为流传,平时不仅有学生向他索要签名照,还有不少同学向他拜师学艺。截至目前,他已经在校园里收了25个徒弟,其中有些人经他调教之后已经在南林小有名气。

几乎所有看过他表演的人,都认定马诚诚大概是从小热爱说相声,而且对相声颇有研究,但实际上,马诚诚从小的愿望是做主持人。但在进入土木工程学院学生会文化部之后,他用自己的努力,将“小马哥”打造成了一张红遍校园的闪亮名片。他的很多相声都是源于校园生活,其中也有一些是他平时积累的段子,正是这种极具贴近性的创造,让很多学生对他的表演产生了共鸣。

有人统计过,“小马哥”在大学四年期间共参与各种晚会演出44场,独立创作剧本24部,总导演晚会5场,导演剧作26部,写作长诗32首……相较于他那些才华横溢的段子,马诚诚更让人敬佩的是他对梦想的执着。在以梦为马的年纪里,他时刻都在巩固自己的兴趣爱好,并将这种给人创造欢乐和笑声的“事业”做到了极致。在相声艺术日渐式微的今天,能有马诚诚这种愿意说相声而且努力将相声说出味来的年轻人,也算是一种幸运。

本版特约主持人

汤嘉琛

(时事评论员,专栏作家)